

經義考

三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十

王氏 道焜 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 肇曾 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

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繕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尙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撰

一卷

存

鄧氏來鸞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
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肩昌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予少卽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遨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爲端委乎

自寫記時以已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始
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
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二
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
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
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
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稾列國論已完傳斷
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間缺十餘年書法解爲

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強予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卽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

吳氏

希哲

春秋明微

未見

錢謙益序曰淳安睿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免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

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策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十六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涪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 承澤 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 主一 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
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 肩錫 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
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 允彝 春秋四傳合論

余氏

光弟鷗

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廢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之陋
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闢之考世
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鷗字廢之莆田人鷗中崇禎丁丑
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
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裏譏左氏
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
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爲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
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非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
也至宋儒削斷三傳明氏遂盡廢其書創爲新例然立乎
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知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
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
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
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
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
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

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
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
益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裏譏之正者
矣

四傳灌衛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
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
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于古以上之是非將有
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
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絕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非論歸於自強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拂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間少襄多貶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紹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諫凌蒼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

延致上座今泣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爲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編年敘事以列國敘人以書法敘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敘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爲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爲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尙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能代爲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

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
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
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
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
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
經術如熊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
昔文之擇帥也爰舉郤穀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
則爲卿出則爲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

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閒故軍無私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
別流以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二而古意衰
矣尙未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
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
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强
莫如秦楚因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
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
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而可以復於吳是皆
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嫾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
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
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

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嫻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尙木少爲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略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徒眾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間出之於衽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尙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